



吾城，  
放不下的  
羁绊，  
吾乡，  
离不了的  
惆怅。

# 吾城·吾乡

## 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

文\_陈廖原(本刊特约记者)

图\_唐彬(本刊特约记者)

我的故乡在广西玉林市容县，一个南国远镇。许久以前，镇上的先辈们迫于生计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远赴南洋寻求发展。一批又一批的人从这里出发，多年后，有的衣锦还乡，有的隔海相望，甚至还有的只能魂归故土。当他们远在万里，心心念念的依旧是生他养他的故乡，这里的生活像

是簇拥在一起的沾满晨光露珠的瓜果蔬菜，新鲜且美好。一年四季常绿的乔木，温暖如春的气候，拥挤繁忙的街道，怎能不引人相思？

容县地处广西东南部，像一颗璞玉，带着原生的岩石色彩和斑斓的翡翠痕迹，镶嵌在十万大山的深处。山林密盛、丘陵起伏，被历史和岁月纵

横切割的地面上生长出仿佛野草般的村落。阡陌交通，黄土飞扬的乡间小道，伴着夕阳的余温绵延向远方。小镇离市区只有四十多公里，意味着驱车一小时就能感受到都市的繁华，而回来便是家的温暖、小城的安宁。

我出生在这个小镇上，带着一家人的希冀和梦想，在小镇上度过了

二十多年的光阴。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，我在小镇出生、成长、上学、出走、归来。二十年前的古镇像一张刚过滤出来的宣纸，泛白带灰，我记得当时最璀璨的色彩是广场边上的霓虹灯，类似于模拟烟火绽放的瞬间，单调的二极管配合着霓虹的闪烁，成为当时小镇上最新奇的光。那时候的沿江河堤还没有粉刷，斑驳的青石透着历史的坚韧，在烟花灯的映衬下略显拘谨，经历着光影交错的新旧洪流。

一场真实的烟花替代了所有的烟花灯，小镇伴随着跨年烟花表演进入了千禧年。惊蛰后的小镇带着绵绵春雨悄然改变，圈地、开荒、拓土、垒砖……



越来越多的建筑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人们茶余饭后开始讨论最新出市的楼盘，研究各种贷款协议，估摸着发展前景和还贷压力。当时的我念初中三年级，开始为高中生活而奋斗，骑车穿过灯火通明的施工现场时，我常常停下来和小伙伴驻足观望，看巨大的机械怪手来回搬运水泥和砖块，像一场仪式，除了对未来满

满的憧憬，还有向过去的致敬告别。

光阴转瞬即逝，大学毕业我回乡求职，小城的改变在一场又一场决议中踉跄前进，彼时我很少陪父母走沿江河堤，一来觉得单调没什么看头，二来觉得高低凹凸实在难走。此刻，记忆里的烟花灯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霓虹和轩榭庭阁。栽满杨柳和灌木的河

堤、重新铺设的路面、人头攒动的夜晚，让我几乎快要想不起十年前的此情此景。沿街的档口观望车水马龙，经济的快速攀升和耸立的高层建筑、蔓延的商业街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城镇的改变。或许还是会怀念旧时的风光、缅怀被夷平的记忆，但更要抬头看看光影交错中小城努力发展的样子。化蛹成蝶的蜕变是必须要用阵痛来迎接的，就像黄土飞扬的昨天，是为了今日旅游景区的竣工；封路圈地的昨天，是为了今日有更多的人能入住县城，改善生活。城市努力发展的模样和你自己不断奋斗的轨迹几乎相同，在千千万万的小城里，在攒动的人群里，你和你的故乡都在努力，为了更好的将来，全力以赴。🏠